



蔡骏

病毒

Virus

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魔鬼。
魔鬼每天都在散发致命病毒。

南海出版公司

蔡骏

病毒

Virus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病毒/蔡骏著. —2版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2014. 1

ISBN 978-7-5442-6900-1

I. ①病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2774号

病毒

蔡骏 著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 锐 华 艳
装帧设计 金 山 钟广俊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印 张 6.25
字 数 156千
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2版
印 次 2014年1月第2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900-1
定 价 29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冬至前夜

在12月底的日子里，西方人开始欢度他们的圣诞节，而东方人的节日则是冬至。

当然，严格地说，冬至算不得节日，即便是，也不是人间的，而是另一个世界的，也就是中国人所谓鬼魂的节日。相对于圣诞节，西方人也许更喜欢圣诞夜，并冠之以种种美丽的称谓，比如平安夜。冬至也是，不过冬至前夜是比较晦气的，尤其是对于偏好传统的老人们而言。

从科学的角度而言，在北半球，冬至是夜晚最长、白昼最短的一天，如果把一年比作一天，冬至就等于是子夜。所以，冬至的前夜是名副其实的漫漫长夜，特别冷，天也黑得特别早，太阳总是若有若无地挣扎着要提前下班，仿佛患了黑暗恐惧症一般急急地想躲到地平线以下去。

傍晚六点，天空已是一片漆黑，连月亮都找不到，我站在窗前，望着远方乌黑的天空，忽然有了种奇怪的感觉。

我匆忙地拉上窗帘，打开电脑，开始上网。今天网上没什么特别的消息，我和一个朋友聊了一会儿，就下了线，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。刚写了个开头，灵感却突然枯竭了，原本想好的再也记不起来。我总

觉得今天不对劲儿，于是打开了邮箱收邮件，总共只有一封新 E-mail，发件人是林树，我的一个老同学兼好朋友。

内容很短——

我的朋友：

当你收到这封信以后，立刻来我家里，马上就来，一分钟也不要迟疑，好吗？我现在来不及了，快，你一定要来！

林树

他什么意思？让我晚上到他那里去，这么冷的天，这么远的路，他那儿离我家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呢，这不是要了我的命！我看了看他发出的时间，距现在只有半个小时。而现在已经快深夜十一点了，难道真有什么重要的事？会不会开我玩笑？不过林树不是这种人，他这种比较严肃的人是不太会跟别人开玩笑的，也许真的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。

我在房间里徘徊了一圈，然后看了看漆黑的窗外，最后还是决定去一次。

出了门，发现地上有好几圈黄色的灰烬，不知是谁家烧过锡箔，我特意绕道而行。走到马路上，才发觉天气要比我想象的还要冷，风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来在半空中打着唿哨。商店都关门了，开着的便利店也是了无生气的样子，人行道上几乎没有一个行人，就连马路上的汽车也非常少，我等出租车等了很久，清楚地数着在空旷的黑夜里回响的自己的脚步声。

终于叫到了一辆出租车。

司机三十多岁，挺健谈的：“先生，今天晚上你还出去啊。”

“有点急事。”

“明天是冬至啊。”

“呵呵，我不信这个的。”

“我也不信，可是今晚这日子最好还是待在家里。做完了你这笔生意，我马上就回家，每年的今晚我都是提前回家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鬼也要叫出租车的嘛。因为今晚和明天是鬼放假的日子。没吓着你吧，呵呵，开玩笑的，别害怕。”

车上了高架，我看着车窗外我们的城市，桑塔纳飞驰，两边的高层建筑向后奔跑，我如同在森林中穿行。迷蒙的黑夜里，无数窗户中闪烁着的灯光都有些晦暗，就连霓虹灯也仿佛卸了妆的女人一样苍白。

不知怎么，我心神不安。

车子已经开出了内环线。林树的家在徐汇区南面靠近莘庄的一个偏僻的居民区，七楼，一百多个平方，离地铁也很远，上个月林树说他的父母到澳大利亚探亲去了，要在那儿迎接新世纪，所以现在他一个人住。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，要有点心理素质的。

我看了看四周，现在车子开在一条小马路上，虽然林树的家我常去，但从没走过这条路，黑夜里看不清两边的路牌，只能看到远处黑黑的房子，要么就是大片大片的荒地。车子开着大灯，照亮了正前方，光亮的柏油路面发出刺目的反光。而四周是一片黑暗，如同冬夜里的大海，我们的车就似大海里一叶亮着灯火的扁舟，行驶在陌生的航线上。

我索性闭上了眼睛，迷迷糊糊地任车子载着我在黑夜里漫游。在半梦半醒间，车子忽然停了下来，我睁开眼睛，看到车外一栋栋黑黑的居民楼，的确到了。我下了车，司机只收了我个整数，零头不要了。然后他迅速掉转车头开走了。

我懵头懵脑地向前走着，不住地哆嗦，小区的路上不见一个人，两边楼房里只有零星的窗户还有光线透出，可能是几个人半夜上网。我不断呼出的热气，像一团轻烟似的向天上升去。我看了看天空，星星和月亮都无影无踪，只有几朵乌黑的云飘浮着。风越来越大，从高

空向下猛扑而来，卷起一些尘屑，在空中飞舞起来。哪家的塑料雨棚没有安装好，在大风中危险地颤抖着，摇摇欲坠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

忽然我好像听到前面发出“嘭——”的一声。那声音很闷，像是哪家的花盆碎了。

我加快了脚步，在林树家所在的那栋楼房下面，我发现有一个人倒在地上。

我屏着呼吸靠近了几步，在楼前一盏昏暗的路灯下，看清了那个人的脸，那是我的朋友林树的脸。

一摊暗红色的血正迅速地从他的后脑勺下向外涌出。

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立刻抬腕看了看表——子夜十二点整。

冬至到了。

冬至

林树的脸是那么清晰，白白的，一丝痛苦也没有，就像是得到了解脱。他张开嘴想要说话，却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，我对他大喊：“你快说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这时，我从梦中醒来了。

现在已经是中午。我躺在床上。昨夜发生的事是真的吗？是的，是真的，我想起来了，林树发给我一封 E-mail 要我到他家去，当我在子夜十二点赶到他家楼下时，他却跳楼自杀了。我见状立刻报警，在公安局折腾了半夜，到清晨六点才回到家，然后蒙头就睡，直到现在。

我起来吃了点东西，电话铃响了，是我的同事陆白打来的，他请我平安夜晚上和他们一起出去玩，他早就说过了，但我一直没确定，因为圣诞对我意义不大，但现在林树出了事，我的心情很紧张，于是马上就在电话里同意了。

我出门坐上一辆中巴去了嘉定乡下，一个小时以后，来到一座公墓前。今天是冬至，这里人很多，上午人应该更多。我在门口买了一束花走进墓园。虽然天很冷，阳光却不错，很温和，洒在墓园及四周的田野上，周围有许多大树和芦苇，一些鸟在欢快地鸣叫着。我走向最里面的一排墓碑，在一个名字前停了下来，墓碑上镶嵌着一张椭圆形的照片，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正在照片里微笑着。我轻轻地把花放在

了墓碑前，然后看着照片发了好一会儿呆。忽然一声奇怪的鸟鸣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出来，我抬头看了看天，那只鸟扑扇着翅膀飞走了，只有冬至的阳光纠缠着我的瞳孔。

周围的一些墓碑前，人们按照传统的方式给死去的长辈磕头，也许这是他们一年中仅有的几次弯下尊贵的膝盖中的一次，另一次该是清明。随着祭奠先人的古老仪式，四处升起许多烧冥币和锡箔的烟，那些轻烟袅袅而起，如丝如缕，在空中铺展开来，仿佛已在另一个世界。这亡魂聚集的场所，今天坟墓里的人终于放假了，我又想起昨晚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话，不知怎么，喉咙口突然痒痒的。

晚上回到家，我没有开电脑，把灯关了，一片漆黑中，我独自看着窗外冬至的夜色。整个晚上我一直沉浸在对林树的回忆中，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选择自杀。他这个人性格很温和，但也不是那种特别内向的人，家庭还算和睦，条件也不错。他是个大网虫，一直梦想进网络公司工作，年初他好几次参加几大网站的招聘，但都没有成功，在两天前，他终于被一家财力雄厚的大网站聘用了，要知道，现在网站纷纷裁员，学历一般的林树还能应聘成功简直是个奇迹。他在收到聘用通知书的当天晚上，就立刻请我在外面吃了一顿火锅，那时候他眉飞色舞，春风得意，谁知道第二天居然就跳楼了。实在没理由啊。

我胡思乱想了很久，慢慢地陷进沙发中，忽然我好像看到前面的黑暗中有一个人影，模模糊糊的，那人影靠近了我，一点光不知从哪里亮了起来，照亮了那张脸——

“香香。”我轻轻地叫了她一声。

那张脸平静地看着我，没有回答，然后又悄悄地隐回黑暗中。我急忙从沙发里跳了起来，打开灯，房间里却只有我一个人，原来刚才我睡着了，也许做了一个梦。现在我的精神太脆弱了，已经濒临崩溃。

我上了床，却始终睡不着，直到我听见一种熟悉的声音，或远或近地飘荡着，最终钻进了我的心脏。

平安夜

“多美的夜色啊。”陆白的女朋友黄韵倚着浦东滨江大道的栏杆，她染红了的头发在风中飞扬着。又是一个圣诞夜。

我们总共有七八个人，虽然说好了平摊，但这回陆白带着女朋友，坚持要请客。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在陆家嘴，吃喝玩乐，只有我的心情比较沉重，几乎没说什么话。

陆白今年二十八岁，除了有一套房子以外，各方面的条件一般，但他的女朋友却非常漂亮，是个难得的美人。他们是网上认识的，也该算是网恋的一大成果，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打得火热，但后来黄韵就对陆白不太满意了，可能是嫌陆白的相貌一般吧，看来网恋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的。陆白常向我诉苦，说女朋友对他越来越冷淡，上个月居然提出要分手，他很痛苦，到处求教让女孩子回心转意的秘诀。

在滨江大道边，我看着对岸的外滩灯火，还有身后的东方明珠，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个圣诞夜，一路走来都是花花世界，我的心情却依然抑郁。

陆白忽然搂着女朋友大声地向我们说：“我和黄韵决定结婚了，明年的春节请大家喝我们的喜酒。”

这让我们吃了一惊，原来以为他们两个马上要分手的，没想到现

在居然要结婚，太突然了。我仔细地看他的眼神，却什么都没看出来。他满脸笑容，却有些僵硬，他一定是太高兴了，没错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任何人遇到这种幸运的事都会这样的。

我看了看时间，快十二点了，把这个时间让给他们两人世界吧，于是我向陆白道了别，其他人也纷纷识趣地走了，只留下他们两个在黄浦江堤边卿卿我我。

我望了望四周，还有许多情侣一对一对地在寒风中依偎着。我竖起衣领，沿着黄浦江走了几十步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。那又高又尖的声音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划过平安夜的夜空，我脆弱的心脏仿佛瞬间被它撕裂。我捂住胸口，心简直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，这时我听到许多人奔跑的声音，而女人尖厉骇人的叫声还在继续。我回过头去，看到发出尖叫的正是陆白的女朋友黄韵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冲了过去，挤开人群，看到人们都在往黄浦江里张望。我也往江里看了看，黑漆漆的江面卷起一阵寒风，一个人影在江水里扑腾挣扎着，然后渐渐地消失在冰凉刺骨的滚滚波涛中。

“陆白！”黄韵继续向黄浦江里叫喊着，“他跳到黄浦江里去了，快——快救救他——”她突然抓住了我的衣服，“救救他，快！”

我也木然了。我若是会游泳，说不定真的会跳下黄浦江救人的，但我不会水，一点都不会，跳下去等于自杀。周围的人也在频频地摇头，一片叹息声，就是没有一个人敢下水。

这时，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也过来了，警察看了看黄浦江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他说自己也不会游泳，然后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话。很快，一艘小艇驶到了江面上，他们好像不是来救人的，而是来打捞的。我回过头去，不敢再向江中张望，浑身发抖，抱住肩膀。黄韵的呼救声也停息了下来，她不再出声，一动不动地站立在江风中，像一尊美丽的雕塑。

一个小时以后，陆白终于被打捞上来了，惨不忍睹，我无法描述

在冰冷的江水中浸泡过的他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，他被装进了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，拉上拉链，像被装进一具塑料棺材，送上了一辆运尸车。

一个警察在询问黄韵。她断断续续地回答：“忽然，他忽然变得神情凝重起来——像是看到了什么东西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警察催促着她。

“不知道，他的眼神很奇怪，看着我后面，接着又是我左面，嗯……又移到了右面，飘忽不定，时远时近。我看了看四周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最后……最后他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了，眼神空洞，转身翻过栏杆，就跳进了黄浦江里……”她不能再说了。

我不明白她说的话，警察也不明白，我看了看四周，除了人以外什么都没有。

那究竟是什么？

圣诞

我约了这个女孩——黄韵，我知道这是不合时宜的，但我必须要这样做，以解开我心中的团团疑问。在一个风格简洁的咖啡馆里，我等了很久，当我认定她不可能来，而起身要走时，她却真的来了。

一身白衣，染成红色的头发也恢复了黑色，在黄昏中远看，她就好像古时候为丈夫守丧的素衣女子。她在我面前坐下，我才发现她憔悴了许多，没有化妆，素面朝天，却更有了一番风韵。

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”她的语调很平静。

“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。”

“你们大概都在猜测陆白为什么会自杀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他的确没有理由去死，而且他的精神也一直很正常。”

“正因为无缘无故，所以才可怕。”我轻轻抿了一口咖啡，都快凉了，接着说，“而且偏偏是在宣布你们两人准备结婚的日子里，又是在平安夜。”

“你们应该知道，在上个月，我明确地向他提出分手。他很伤心，但这不能改变我的决定。但在几天前，他发给我一封 E-mail，告诉我他上个星期专门去了次普陀山，为我的妈妈上香祈求平安。我妈妈上个月被诊断出了恶性肿瘤，就在那天晚上动手术，手术难度非常大，

成功率很低，即使成功也很难痊愈。他知道我妈妈是非常迷信的，她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去普陀山进香。就在我收到这封 E-mail 的晚上，妈妈的手术成功了，而且一点后遗症都没留，主刀的医生也非常惊讶，连称是奇迹。我立刻对陆白改变了看法，被他的诚意深深感动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以身相许？对不起。”我冒昧地接话了，因为实在没想到还有这种事。陆白真的去过普陀山吗？我不知道。

“可以这么说，我很感激他，其实我也不相信这种东西的，但至少可以知道他是真心的。”

“有些不可思议。”

“我很傻吧，算了，现在说这些都没意义了，现在想起来，我作出和他结婚的决定实在太轻率了，仅仅因为一件纯属巧合的事就决定婚姻，我实在难以理解当时的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会突然变得那么迷信。也许我不该说这些话，这是对死去的人的亵渎，我对不起陆白，其实，我并不爱他，当时只是头脑发热而已，这就是我一时冲动要和他结婚的原因。你会认为我是一个轻率、自私、麻木不仁的女人吗？是啊，未婚夫尸骨未寒，就和他生前的同事一起喝咖啡。”她苦笑了一声，“但愿陆白能原谅我。”

我的脸突然红了，我知道她最后几句话的意思。“对不起，你别误会。”接着，我把冬至前夜我所遇到的那件可怕的事情告诉了她。

她平静地听完我的叙述，淡淡地说：“我认识一个心理医生，他开着一家心理诊所，很不错的，你可以去那里调整自己的心理，你需要这个，知道吗？”她递给我一张那个心理医生的工作名片。

“忘记我吧，再见。”然后她走出了咖啡馆。

她的背影消失在了暮色中，我仔细地想着她的最后一句话——“忘记我吧”。什么意思？我又看了看周围，全是一对对的男女。

我独自坐了好一会儿，直到天色全都黑了。

十二月二十六日

上海西南角有着无数条幽静的小马路，被梧桐覆盖着，夏天里是一片葱郁，树影婆娑，冬天则有一种欧陆风情。在这样一条马路上，我按照名片上心理诊所的地址拐进了一条宽阔的小巷，推开一栋小洋楼的门，门上挂着牌子——莫医生心理诊所。

是那种外面看上去很旧很老、其实内部装修得很新的房子，门厅不大，在楼梯拐角下有一张办公桌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正在接电话。她的语调轻快，好像在说着什么业务方面的事情，她向我瞄了一眼，给了我一个示意稍候的眼神。

她的脸让我想起一个人，我非常惊讶，瞬间陷入了冥想之中。

她是谁？

“欢迎你来到我们诊所。”她打断了我的沉思，接着她说出了我的名字。

“怎么，你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有人通知过我们你要来的，请上楼，医生在等你。”

我在楼梯上又向下看了一眼，她正在向我自然地微笑着，我也还给她一个微笑，但我知道自己的微笑一定显得非常僵硬，因为看到她，我的心头已升起了一团迷雾。

推开楼上的一扇房门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正坐在宽大的转椅上。他的眉毛很浓，浓得有些夸张，胡子剃得很干净，但依然可以看出他两腮的青色，与我的想象有一些距离。

“请坐。”他自我介绍说，“我姓莫，你就叫我莫医生好了。对了，你有我的名片的。”

我坐了下来，说：“是黄韵告诉你我要来的？”

“是，你是她的好朋友吗？”

“不能算好朋友。”

“没关系，慢慢就会变成好朋友的。”他说这话时的神情变得很暧昧，“我听说她的男朋友跳黄浦江自杀死了，而且他们已经决定结婚了，太遗憾了。”

“那晚我也在场，的确很奇怪。”

“哦，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。我是指心理方面。”

“你也是黄韵的好朋友吗？”

“她一直有神经衰弱的毛病，所以常到我这里来看病。好了，言归正传吧，你是来看病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没有心理方面的疾病，只是觉得最近心理上受的刺激太大了。”我竭力辩解，不想让别人把我看成是精神病。

“听我说，每个人都有病，有病是正常的，没有病才是不正常的。只是我们绝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病而已，生理的或是心理的。”莫医生说完了以后走到窗口把窗帘拉了起来，那是种非常少见的黑色的大窗帘，很厚实，几乎把光线全遮住了，整个房间笼罩在幽暗之中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我开始后悔到这里来。

他不回答，回到我面前，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截白蜡烛点燃，在一点烛光之下，周围似乎更加黑暗了。渐渐地，除了烛光以外，我什么都看不到了，眼前仿佛被蒙上了一块黑布，布幔的中心画着一个小小的白点。这个白点在慢慢地移动着，忽左忽右，像是风，又像是一个

上下左右移动着的人的眼睛，是的，我瞬间觉得这像一只眼睛，只是一只，不是一双。我仿佛能从其中看出它长长的睫毛，还有黑色的眼球，明亮的眸子，中间是一个黑洞般的瞳孔。这瞳孔深邃幽远，像个无底洞、深水井，没人知道它的尽头，也许它通向我的心灵。

“你看到黑洞了吗？”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“黑洞——物理学意义上宇宙中的黑洞是吸收一切物质的，黑洞附近的空间和时间都是扭曲的，甚至可以说是颠倒的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过去发生的事。所以，所有的超自然现象都可以通过黑洞得到解释。”

我说不清自己现在是闭着眼睛还是睁着，只觉得现在自己像一个盲人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世界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，除了那以一束光的形式出现的眼睛。那是谁的眼睛？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？我见过这只眼睛吗？这只眼睛已经牢牢地印在了我心里。

我还看到了这只眼睛在变化，眼神充满了忧伤，它注视着我，我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独立的人，他（她）在跟我说话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可以达成某种交流，在这个意义上，眼睛就等同于嘴巴，甚至可以说，眼睛就是人的全部。

我快被这只眼睛征服了。我已经开始丧失“我”的意识，我快没有“我”了，我会和这只眼睛合而为一。我就是它（他/她），它（他/她）就是我。

不！我不愿意。

我猛然睁大了眼睛，大喊一声：“让我走！”

忽然，那只眼睛消失了，只剩下一支点燃的蜡烛，还有一个拿着蜡烛的人影。我摇了摇头，辨清了方向，冲到窗前，拉开了那厚重的窗帘。阳光像决堤的江水一样冲进了房间，我沐浴在阳光里，喘息着，像一只野兽，我这才发现自己流了许多汗。

“你不该打断我对你的治疗。”莫医生平静地说，语气中好像没有责怪我的意思。